

■人在旅途

■孙永辉

想去一个地方会有多种诱因，一段历史，一篇美文，一道美食，一缕牵挂，不一而足。倘若几种因素兼而有之，那那个地方就非去不可。

宁波，就是这样个城市。

我对宁波最初的记忆，来自于鸦片战争那段屈辱的历史，清朝统治者在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败仗，就发生在当时归属宁波府的定海，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五个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宁波是其中之一。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曾经的天朝上国满目疮痍，我年幼的心中满是义愤。

再次唤起对于宁波的认知，是余秋雨的散文名篇《风雨天一阁》，我知悉了这座现在安谧伫立于宁波市中心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背后有着一个家族近四百年的风雨守候，惊叹之余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一种向往。

随着女儿的小姨安家宁波，对于宁波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当姐姐的妻子多了千里之外的思念与牵挂；喜欢大海，尤其是酷爱大海丰富物产的女儿，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在海边安营扎寨的所在。省亲、美食、看阁，一家人对宁波各有各的无尽遐想，今年暑假，一路奔波近千公里来到宁波。

“文人心中均有一天一阁矣。”而今的天一阁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到宁波的第二天，我便带着近乎朝圣般的心情去探访。

走进天一阁，古木参天，小桥流水，九曲回廊，静谧清幽，心中因酷热带来的焦躁瞬间平复下来。天一阁由明朝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喜好读书和藏书的范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范钦原本就有一座藏书楼，辞官归家之后，随着藏书的增多，亟须兴建新的藏书楼。根据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语，范钦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

新建的天一阁独立于家族的生活区之外，中间有高墙相隔，以防火患。整个建筑为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前后开窗。楼上通六间为一大统间，中间用书橱隔开，书籍就放在橱

■诗风词韵

雨（外一首）

■王新卫

如果要给分别，寻一个标记
最好就是，今天的雨

没声没响，却有万千愁绪
平日爱喧闹的鸟儿，也都缄默不语
或许是不忍看，这场别离
秋走了，带走了最后一片红叶
冬来了，带来了冷艳的美丽

■邱丽竹

无数大大小小的树，让这个世界充满生机
它们只在乎生长，从未考虑过利益得失
从未感叹是生在沟壑，还是长在山顶
唯有拼尽全力，向着天空努力生长
全然不顾成材后是去造船还是被做成家具
是为人们遮风避雨，还是被当成废柴丢弃
就像花儿一样，只为曾经怒放过

人的心里也种有一棵树，充满了功名利利益
我想寻求最自然的一棵，苍翠葱茏洁净
寻寻觅觅，寻白了头发，寻倦了身体
颓废地坐在那方寸之地，茫然不知所措

■心灵漫笔

■常福豪

时光在苒，岁月如梭。记得离开家乡时是夏天，家门口还有浓密的树荫，这次匆匆回乡，现在正是冬季，天气寒冷，树木掉光了，叶子显得光秃秃的。老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但让我意外的是，我这次路过了家门口，并来到了那个院子。

站在院子前，门紧紧关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静静地挂在那，村托出门前的荒凉。一阵风吹过，树枝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仿佛在诉说一段心酸往事。这时我才想起，爷爷已经走了两年了。看着门前杂乱生长的野草和破旧的墙，我又想起了过去爷爷还在时的喧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忍不住

■家有儿女

■郭德菊

女儿上了高中，时间更紧张了，像是被赶进了剧场，不管想看不想看、爱看不爱看、看得懂看不懂，还在醒神的工夫，剧院大门关闭，退路已无，只有往台前住前挤了。睡觉，便成了特别奢侈的事；起床，便成了特别难受的事。

每天5点20分，我会准时叫醒孩子。叫醒的过程尽管短暂却步骤繁多。怕孩子在梦中被惊到，轻轻地柔柔地叫；怕孩子醒来又睡去，便又加快速度频频地叫；怕孩子起床磨叽耽误了时间，便急急的高昂地叫。为了让孩子在更短的时间内从沉睡中醒来、穿衣、洗漱、走人，我们像打了鸡血，温柔的、急切的、热情的、励志的、严厉的、绝情的，各种手段并用，只为了让孩子5点40前走出家门。

这样的日子，每月要连续三个满周零五天共26天。我常想，所谓自律，是以少而简的心态面对多而优的诱惑。对一个吃不饱的人要求控制食欲，对一个不健康的人要求保持身材，与向一个睡不好的孩子要求控制睡眠一样，显得苛刻而残忍！

海定则波宁

里。楼下当中三间相连，当作中堂，两旁悬挂着文人学士题写的楹联，阁前建有水池。尽管现在看上去并不怎么起眼，可在当时，从楼的命名到布局设计，再到防火、防潮的安排，都可谓用心良苦。

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的继承权，而继承了父亲的藏书，也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大冲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也建立了维系天一阁藏书的族规。范氏家族共同掌管天一阁，书橱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子孙齐集方能开橱；擅自开橱或借出书籍者，惩罚他们不能参与家族的祭祀活动。因此，尽管天一阁收藏有许多书籍，但是当时的学者、一般的士子，想要登阁看书，难上加难。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铁铎卿的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但她万万没想到，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没有看到天一阁任何一本书的她最后郁郁而终。

直到1673年，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向范钦的四世孙范光燮提出想拜访天一阁。范光燮钦佩黄宗羲才学，挨个说服各房同意黄宗羲的请求。最终，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自此，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严苛，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长的郑振铎请求登阁，也碰了壁。版本学家赵万里，宴请了范氏合族十二房一百〇二户，方得登阁。

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谈到了藏书之难，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进藏书籍六百多种有去无还。1841年，宁波失守后，英军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盗书。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出售，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了一部分图书，却在日军对宁波的轰炸中焚毁。天一阁的多少命运让人唏嘘，好在天一阁的后人以及很多关心关注天一阁的人，都在尽心竭力的保护它、重建它、珍视它。这座看似不起眼的黑木

红 叶

暮秋时候，您是本场，最佳的佳丽
为了这一抹绚烂，您已寂寞地，等了四季
等待黄叶漫卷，等待夜鸟不语
等待寒冷的时刻，与西风来一次约会
小小的叶脉里，流淌着血一样的江河
这萧瑟的世界，也因您的涅槃而更美丽

蓦然，那不远的山间，似乎有棵这样的树走近，
才知那是前世种下的树啊
长得茂盛、挺拔，枝叶稠密

眼泪、心碎、疲惫全无
只想在这树下，静静地，静静地
听他诉说前世的趣事，今生的忧郁
轻轻抚摸那饱经风霜的枝干
一切无须言语
温度的交融，心的相连
胜过无数有声的语言
我想成为他身旁的另一棵小树
陪他听风声鸟鸣，伴他历经日月轮回交替

那个院子

想哭。我记得爷爷喜欢热闹，所以院子里总是人来人往。我站在门口，想进去看看却又没勇气。

回忆起过去，又想起了那一天，听到爷爷离开的消息我马上就回来了，可还是没有见到爷爷最后一面，只看到爷爷静静地躺在那，平静安详，好像在熟睡，但我知道，这一睡，他就再也不能起来。

爷爷心地善良，生前乐于助人，只要有人找他帮忙，他就会尽力去做，所以深受乡里人的敬重。当爷爷老了不能走出院子是时，受过他帮助的人无论有多远也会来看他。爷爷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可是他拥有高贵的品质。

我从从小就在院子里长大，逢年过节，外地的亲

梦想与起床

时常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的高中没有早自习，没有晚自习。早8点前和晚8点后，无论你愿意学习多早多晚，无论你愿意睡得有多早多晚，似乎都是自己的事了。因为睡觉不是稀饭，孩子、家长和老师似乎也从中得到了解放。而现在，因为睡觉成了稀饭品，我们便和起床较上了劲。

女儿很懂事。很多事情尽管想不明白，但孩子知道，起床上学是必须要做的事。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从上幼儿园起，女儿学习到各式各种勤奋刻苦的故事，萤火虫囊是勤奋、雪映窗纱是勤奋、凿壁偷光是勤奋、悬梁刺股是勤奋、闻鸡起舞是勤奋……然而，勤奋是他们的，睡觉是自己的，在每一个美梦正酣的早5点，在每一个暖暖和和的被窝里，起床依旧是那么难受，不会因为那些励志故事而有所减轻。

看着孩子似醒未醒、晕晕乎乎、晃晃荡荡地穿衣、洗脸、上厕所，曾经有段时间，我认真地掐着手指头算孩子一天的睡眠时间，认真地计算孩子三年高中生活所有的睡眠时间，认真地查找关于睡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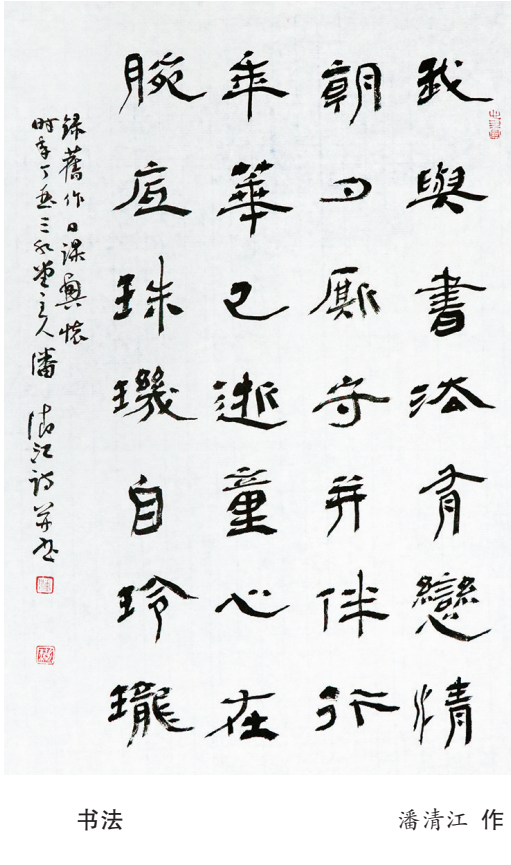
阁楼，寄托着人们对于书籍的美好憧憬。

一座藏书楼，让人对一个城市多了几分迷恋，走进宁波城市展览馆，我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了解。宁波，明朝之前叫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讳，所以重新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府。如果大海能安定，那么波浪也会宁静。如果国家能安定，那么城市也会宁静。定海、镇海、宁波等城市的名称，是沿海人民对海的希冀和崇拜，寄寓着世世代代黎民百姓对于国泰民安的朴素期盼，但这样的宁静，在1841年10月被从海上而来的隆隆枪炮声打破了。看了英军进犯宁波时清军和英军使用武器装备的对比，除了痛楚，我更多的是无奈。中世纪的冷兵器，怎抵过沐浴着工业革命阳光的“船坚炮利”？广东也好，浙江也好，直隶也罢，对于虎视眈眈、挟着先进西方文明而来的英国人而言，都是不堪一击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来临不是偶然，屈辱即使不降临在宁波，也会落在其他地方。

“藏书之富，甲于天下。”展览馆里，宁波藏书文化的展示让人眼前一亮。宁波历来是中华藏书文化的重地，特别是自宋代以来，私人藏书蔚然成风，名楼迭出，历代著名的藏书楼有80余座。历经400余年的天一阁是藏书文化的典范，也是中国藏书文化的生动象征，如今已被人们形象的称为“宁波的书房”。看罢相关介绍，我心头为之一震：对于书籍的珍视，对于读书的热爱，对于自身文化的坚定自信，不正是中华文明几千年间生生不息、领先世界的奥秘吗？不正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资本吗？

湿热的晚风夹杂点海腥味儿，漫步在有着“宁波外滩”之称的三江口，高楼林立，霓虹璀璨，喜庆祥和。此情此景，让人感慨万千，没有强大的国家，哪来海定波宁？哪来岁月静好？哪来人民安乐？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2017年中秋时节，中国海军三艘舰艇缓缓开进泰晤士河，到访英国的情景。人间正道是沧桑。鸦片战争的硝烟似乎早已散尽，但屈指算来，至今也不过170余年。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追溯历史，透视现实，眺望未来，宁波沧桑巨变的立体图景似乎是在昭示我们：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伟大复兴！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曾经让我向往的录音机

■郑颖勇

家里的一部录音机已经放置多年了。由于长期不用，录音机上蒙了一层灰尘，还占地方，几次搬家，我一直舍不得扔掉。送人吧，别人也不稀罕，可是放着它已经没啥用处了，这次5元钱卖给一个收旧家电的。虽然处理掉了，心里却怅然若失。

小时候，对于录音机，我向往已久。在电影里，我看到只要利用录音机就能把声音记录下来，就能侦破案件，我就想，要是有个录音机多好。在上初中时，我有一次参加了学校的读书演讲比赛。校长从乡政府借来了一台录音机，把每个选手的演讲现场录音，我的演讲也录了。我在台下听着演讲，看着老师按键录音、播放，羡慕得不得了，也连着高兴了好几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电子、电器产品涌入了中国市场，“三转一响”走进了人们生活。年轻人赶时髦，烫头发，身着喇叭裤，车子上带着录音机，边走边播放港台歌曲。“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儿你不要采……”录音机里播放的邓丽君歌曲缠绵绵绵，听了给人不一样的感受；“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高亢强烈的《黄土高坡》摇滚歌曲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和小孩子都通过录音机，学会了演唱流行歌曲。

1988年，我考上了师专，在英语系学习。为了培养听力和语感，掌握标准的英语和美语发音，老师要求新生人人都买一台录音机，让我们跟着磁带学习。当时双卡双带的一部录音机要一千多元钱，一般单卡的也得七八百元。

回到家，我给父母说了我们学习英语需要录音机的情况。母亲说：“不管要多少钱，想办法吧，把家里存的玉米卖了，家里的高粱也成熟了，高粱打下来卖掉。攒够了钱，也买个录音机，只要对学习有帮助，人家有咱也得有。”



带着“家风”走四方

■魏得强

女儿考上了大学，我是既高兴又担忧，从未出过家门的她要一个人面对这个社会了。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想和女儿说的很多，想了半天，决定只给她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她爷爷的故事。我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30年前在方圆附近颇有名气，治好了不少患者。有一次他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串门看戏，正看到酣处，戏忽然停住了，台上有哭声，然后是大喇叭上有人焦急地求救。原来是一家人的孩子正在玩耍，突然“死去”了，没有了呼吸。村子离县城远，村里的医生不在家，家人只好到这里想办法。我父亲当时二话没有说，跃身到戏台上，用手在孩子手上把了把脉，果断地把随身携带的银针扎入了孩子的人中等穴位。一刻钟之后，“死去”的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戏又开始了，我父亲趁一家人高兴，悄然隐入了看戏的人群中。

事情过去之后，父亲很快就把这事淡忘了，没有想到，两年之后，这家人费尽周折找上门来，非要让孩子认父亲为“干爸”，这亲戚一就是30年，父亲为人处事的这种风格，30年来也一直激励着我们。

第二个故事是我的故事。我说的这

听了妈妈的话，我很高兴。周末时间里，我把挂在树上的玉米棒子取下来，剥成籽，收拾干净，拉到粮所里卖了。一次卖30多元，连续几次，家里的玉米卖完了，也只是凑够了200多元，简直是杯水车薪。

一个月后，该收秋了。“十一”假期里，我回家收秋。我拉着架子车，到了高粱地里，一千就是半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膀子又黑又红。妈妈弯着腰，头顶烈日，一直不停地干，天黑透了，我们才从大北地回来。又往返三趟，才把高粱全部拉回家，放在院子里，打成籽后几袋子高粱总共卖了70多元，但购买一个卖录音机的钱，还差很多。

后来，我调换了专业，去历史系学习，也不需要录音机了，可录音机一直是我心中的向往。

毕业后，我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工作，当时工资低，也就一百多元。我用积攒了几个月的钱，花费五六百元买了一台录音机，也算是奢侈了一回。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有个录音机，终于实现了。

我用它收听新闻，用磁带播放流行歌曲。为了上好一节公开课，我把录音机放到教室里，把我讲课的过程全部实录下来，播放几篇，听了再改，反复录制、修改、调整。有了它，确实给我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方便。

节日里，学校搞集体活动，各班要开联欢晚会，老师和学生就提前向我预约，要用我的录音机播放伴奏带。

时代在发展，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不久，录像机、影碟机的出现，年轻人结婚开始买全套的家庭影院设备，学校也添置了多媒体多功能教学设备，建立了多媒体教室。录音机不久就被MP3、MP4代替了，我的录音机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随着数字传输和网络媒体的出现，智能手机集录像、录音、照相、视频语音等多功能为一体，简单，便捷。录音机已经被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

件事女儿知道，但我还是给她又讲了一遍。我是一名教师，曾经教过的一名初三学生，他成绩一般，平时很安静。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有自杀倾向，曾经在家里自杀了两次，都被父母救下了。这种状况，如果让学校知道了是坚决要劝退的。他的父母哭哭啼啼，毫无办法。我后来找到他们，说：“让孩子跟我一段吧，我和他聊。”那半个学期，那位学生住在我的家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和我一起聊天。那一段时间，我看了不少心理学书籍，竟然都派上了用场。学生把我当成了朋友，心情也慢慢开朗起来，再也没有自杀倾向了，成绩也一步步提高了。我的付出是瘦了几斤肉，也没有损失什么。

听完我的故事，女儿也收拾完了她的行李，她有些不耐烦地问：“爸，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呀？”我笑着说：“这是我放进你行李中唯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咱家的‘家风’，是从你爷爷那里传下来的。记住喽，遇到力所能及的好事就要做，不要计较有没有回报。”

女儿忽然笑了：“我明白了，放心吧！”看着女儿欣然接受，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下了。孩子远走他乡，能带上“家训”去为人行事，她一定会走得更远，更踏实。因为我知道，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家风，一定比金子还可贵。

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2018年11月30日晚6：30，由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的“文艺小方桌”第二期活动，将在八马茶业二楼满庭芳举办，活动主题为了【幸福在路上——闲话“幸福”生活】，读我市作家孙幸福的《幸福在路上》一书，与他一起闲话“幸福”生活。

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加。
咨询电话：13783095109
报名微信：syiyng_289169909

